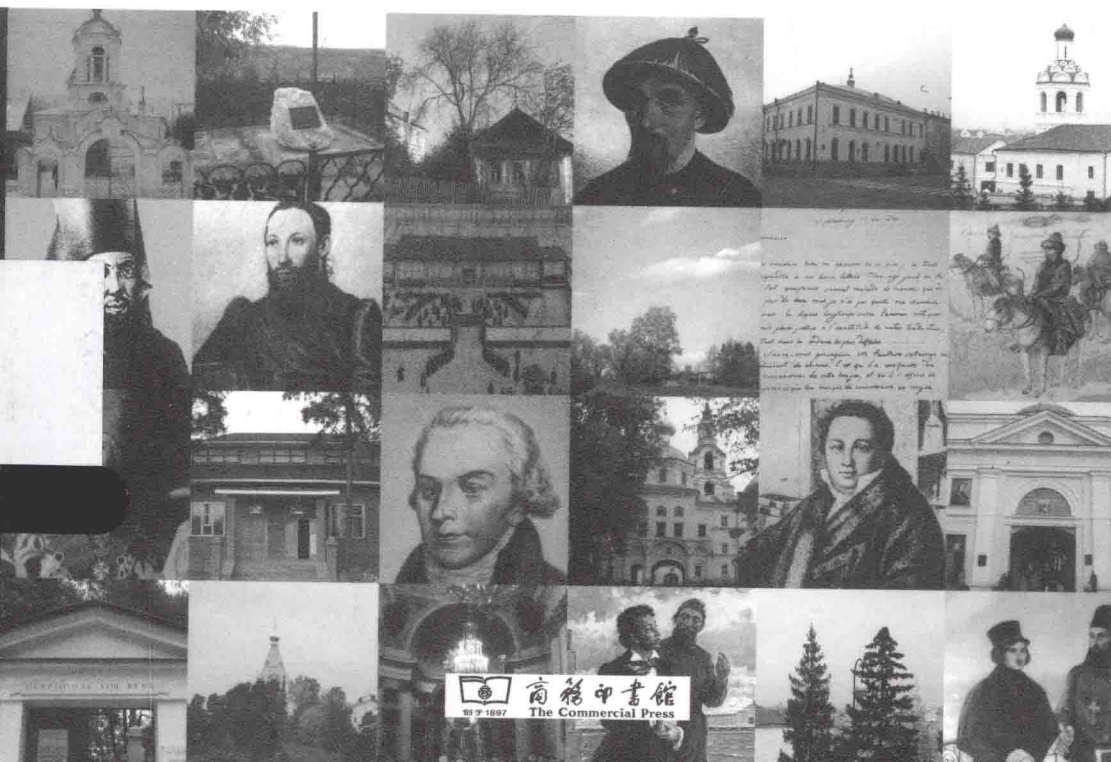


S 丝瓷之路博览
SIZHI LUBOLAN

李伟丽 / 著

俄羅斯漢學的太陽

——尼·雅·比丘林





俄罗斯汉学的太阳

——尼·雅·比丘林

李伟丽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汉学的太阳：尼·雅·比丘林 / 李伟丽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7-100-11513-1

I. ①俄… II. ①李… III. ①比丘林(1777~1853) — 传记 IV. ①K835.1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09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俄罗斯汉学的太阳
——尼·雅·比丘林

李伟丽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潮河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13-1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42.00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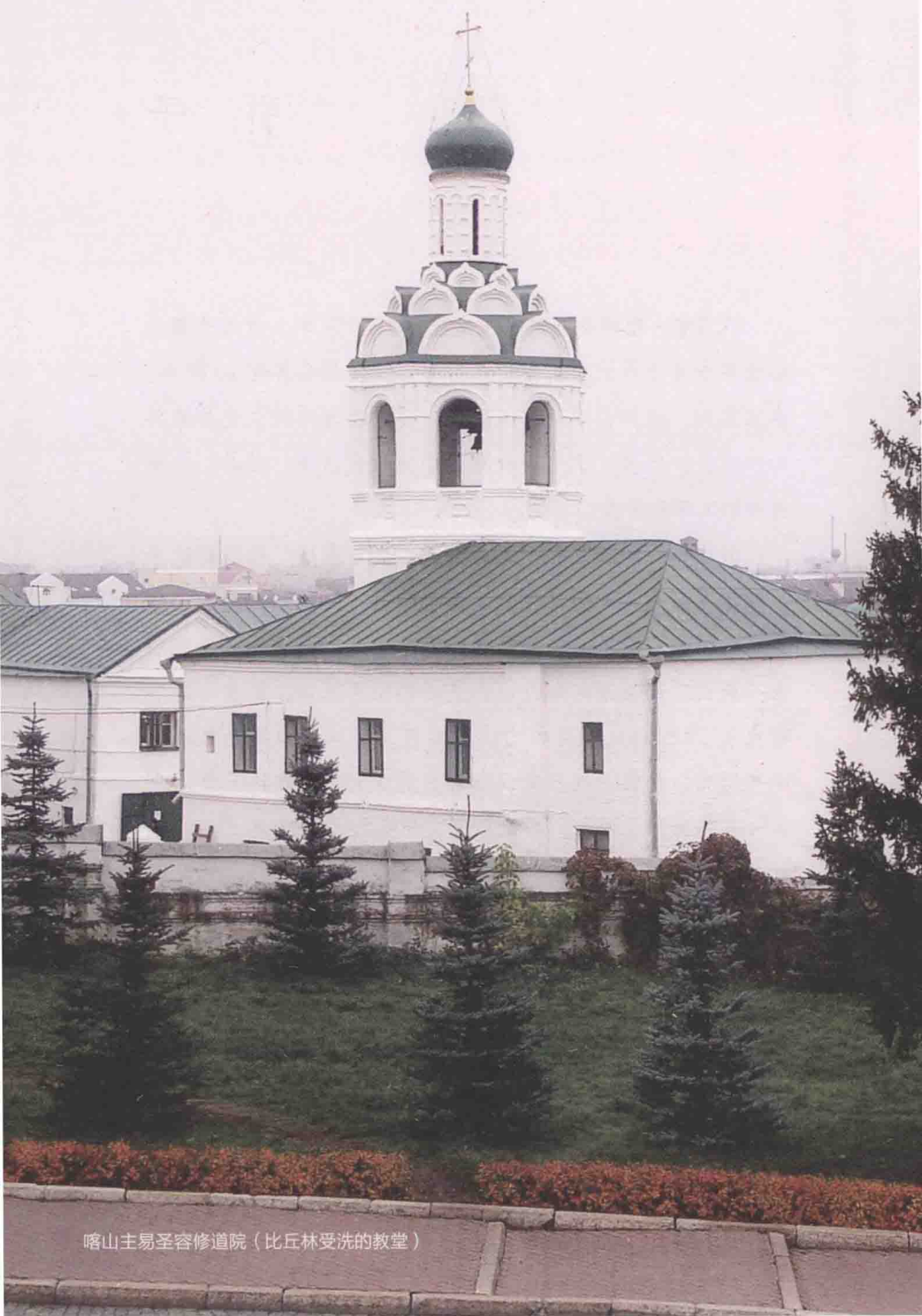
引 子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1808年1月作为第九届俄罗斯驻华东正教团团长抵达中国，在北京居住13年半。在京期间，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搜集整理中国文化典籍并加以翻译，后撰写了近百种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社会、边疆史地的文章和著作。

比丘林的作品是基于中国史料的严谨表述，让俄国读者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变了俄国人通过欧洲传教士作品认识中国的局面。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他的作品奠定了俄罗斯汉学从萌芽走向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把整个汉学研究从19世纪之前对中国典籍的简单翻译推向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开辟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新时代。在比丘林的家乡——楚瓦什大地上，到处都他有的塑像。2001年之后，楚瓦什首府切博克萨雷修建了比丘林与现代博物馆，切博克萨雷每五年都会举办一次纪念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俄罗斯各地陆续再版他的作品。

比丘林是“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永远的“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是一个身着教服但情系中国的楚瓦什人。

2014年秋



喀山主易圣容修道院（比丘林受洗的教堂）

目 录

第一章

伏尔加河畔走出的楚瓦什天才

第一节 伏尔加河畔的青春 / 2

第二节 远方的机遇与波折 / 13

第三节 东正教传教团 / 21

第二章

东方的远行

第一节 俄国人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汉学萌芽 / 28

第二节 和先生比丘林的学术研究 / 37

第三节 尴尬传教，窘迫归国 / 44

第三章

将汉学带回俄罗斯

第一节 身陷囹圄 / 54

第二节 往来无白丁 / 73

第三节 执教恰克图 / 86

第四章

老骥伏枥

第一节 硕果累累的暮年 / 96

第二节 凄凉的晚景 / 106

第三节 未了的心愿，永远的怀念 / 113

第五章

丰厚的遗产

第一节 笃信中文典籍 / 120

第二节 编纂教材和词典 / 125

第三节 关于青藏的译著及研究 / 128

第四节 关于蒙古史的著作和研究 / 137

第五节 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 / 150

第六节 关于中国通史和文化的著作 / 155

H.B. 奥甫琴尼科夫,《比丘林和普希金在彼得堡》,油画



第一章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一个杰出的俄罗斯楚瓦什人，一个被称为“叛逆修道士”的卓越汉学家。他身披教服，手抚圣经，本是一出世之人，却入世太深，人生道路越来越背离他本该信仰的上帝，独自走向教俗之间的学术道路。道路虽崎岖，但他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收获了自己丰富的人生，亦为俄国的汉学研究树立了一座丰碑。他是俄罗斯汉学的旗帜，一轮不落的太阳。

伏尔加河畔走出的楚瓦什天才

第一节 伏尔加河畔的青春

从很久很久以前，公元前若干世纪的光阴里，广阔的欧亚腹地便游牧着不同部族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体。千百年来，他们上演着或浪漫或悲怆的历史画面。因争战，因天灾，因人祸，因各种你我不明的原因，他们在东起东北亚、西至多瑙河的欧亚大陆上流动、穿梭。有的固守在祖先的土地上，有的逐水草而迁徙。俄罗斯楚瓦什民族的祖先，便是在亘古的年代从遥远的中国北方来到美丽的伏尔加河沿岸的种族群体。时至今日，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一种古老的突厥语；也沿袭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丰富着人类的精神文化。

楚瓦什人的祖先自中国北方来到伏尔加河畔之后，经历了十几个世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1551年，楚瓦什民族并入莫斯科公国，自此一直到18世纪，楚瓦什人便一直安静地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河中游。



比丘林纪念碑，吉普涅拉村村头（B.C. 格里高利耶夫供图）

1777年9月9日，在喀山省切博克萨雷县一个叫作阿库列瓦村（现名吉普涅拉村）的小村庄，雅科夫·丹尼洛夫家里诞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尼基塔。两年后，父亲亚科夫·丹尼洛夫任职神父，全家迁到一个叫作斯维亚什斯基的村子。两年后，这个名叫斯维亚什斯基的小村庄更名了，新名叫作比丘林村。

这是一个清贫的楚瓦什族家庭，祖父丹尼尔·谢苗诺夫曾在阿库列瓦村第一所东正教堂里任职，是职务最低的诵经士，后来升为司祭。父亲雅科夫·丹尼洛夫在同一所教堂中



做事，是一名辅祭。尼基塔出生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家庭又相继出生了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其中一个男孩很快就夭折了。美丽的伏尔加河畔，尼基塔愉快的童年便是和这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起度过的。

然而，不管尼基塔出生之前的俄国，还是他出生之后的俄国，都仍是一个以农奴制和东正教为支柱的封建专制国家。一个年少的孩子，当然不会对国家制度有任何概念，而国家制度显然也不会影响到他的童年乐趣，但是他所受的教育甚至一生的命运，都会与此息息相关。尼基塔也不例外。不仅



如今的比丘林村（П.В. 杰尼索夫：《亚金夫·比丘林神父》，楚瓦什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

他从小所受的是教会教育，而且他一生的命运都始终和东正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8 世纪初叶，彼得一世进行东正教制度改革，东正教会成为直接由沙皇支配的国家行政部门。18 世纪中叶，俄国开始了强制性的基督教化运动。由于神职人员的收入极低，可控的土地有限，因此在基督教化的实际行动中广大的异教徒成为教会敲诈勒索的对象。农民们要承担用于修建教堂房舍的开支，还要承担教会牧师和修道院仆役们的用度。神职人员更是经常以收取各种宗教仪式费的形式向教民勒索大量钱财。因此，每一个新教区的成立、每一所修道院的开设都意味着久居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在尼基塔的家乡，教会同样专横、野蛮、残暴。1777 年 6 月，贪婪的教徒之间爆发冲突，最终该村教士普罗科皮·斯捷潘诺夫被打致死。1794 年 8 月，一名神父对尼基塔的母亲一顿暴打，还用“打死”来威胁她。

政府不仅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大小小的教堂，还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宗教学校。1782 年，大主教安东尼·扎别林来到喀山后，为了管理包括 1200 多个小教区的庞大主教管辖区，一年之内发布了如《告神职人员出示子女编入宗教学校的证明及对不予协助者之处罚》的七项严厉命令，这些命令使得宗教寄宿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增。随之而来的还有针对神职人



员更加严厉的命令《把子女奉献给宗教学校》。众多的“非俄罗斯族”人被强制受洗，众多的“非俄罗斯族”孩子也被强制送进宗教学校。

于是，年少的尼基塔，在未满8岁的1785年5月，也进入了喀山宗教学校。

在那个时代里，在教堂做事的人都没有自己的姓氏，只有名字和父称，尼基塔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这样，他当然也没有自己的姓氏。孩子们通常是在注册学籍的时候，才会以自己的居住地或附近教堂的名称来为自己取姓。因此，尼基塔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姓氏，那就是他所居住的村庄的名字“比丘林”。

比丘林的父亲雅科夫·丹尼洛夫，本以种地为生，靠微薄的收入供养着负担沉重的家庭，但是由于政府命令免除教会人员“不符合身份的农耕劳作”，因此，从他成为神职人员的那一天起，便停止了全家人赖以生存的耕作活动。他失去了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但是他还必须耕种从村社划归教士的土地，并向教会缴纳钱粮：这是他作为神职人员的职责。于是，他的农田渐渐废弃了，农田里的小木屋渐渐破旧了，畜棚空置了，果园荒芜了，雅科夫·丹尼洛夫处于“酗酒渎职状态”了。

然而维持一家生计的花费却逐年递增：比丘林需要在喀山宗教学校的生活费，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需要置办嫁妆，还有年迈的父亲需要供养。雅科夫·丹尼洛夫在这样非常困顿的生活中，常常在不得已的时候向邻居或亲戚借钱。比丘林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他 17 岁的时候，1794 年的暑假，因为需要一件长袍，父母不得不向别人借了五个卢布来购买布料。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雅科夫·丹尼洛夫在自家花园睡觉时，竟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砍掉了左手的四个手指。尤为不幸的是，1796—1797 年，比丘林的母亲和祖父相继离世，给了父亲更加沉重的精神打击。于是亚科夫·丹尼洛夫病倒了，家庭也更加艰难了。他不得不在 1801 年正式出家，成为切博克萨雷圣三一修道院的黑衣教士。

在东正教会里，神职人员分为黑衣教士和白衣教士两种，黑衣教士是在修道院做修道士的教士，不可结婚，但可以晋升高级职务，可以在教会学校任教或任职；白衣教士不必过修道士生活，可以结婚，但不能晋升高级职务，更不能在教会学校任教和任职。亚科夫·丹尼洛夫和比丘林都属于黑衣教士。

家庭的不富裕往往帮助孩子早熟，会给孩子一种向上的力量。比丘林也是这样。他在学校里总是克制自己，不管是



喀山神学院，仍矗立在喀山市街头（李伟丽摄）

吃饭还是喝茶。他吃得很少，喝茶也从不加糖。尽管他活泼的天性未曾受到任何影响，但是非常自律。这种清苦的生活习惯，他保持了一生。

在 18 世纪后半期，喀山宗教学校在神学及其他普通课程的教学上均领先于其他省立学校。喀山宗教学校除了神学，还引入了很多世俗课程，如历史、地理、数学，新设了一些外语课程，如德语、法语等。另外，学校也很注重师资力量的配备，从莫斯科大学、莫斯科神学院、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宗教学校的学生中吸收有才干的年轻教师，建设新的教学